

谈天说地

“三态”呵护

□邓荣河



水有固态、液态、气态,家长陪伴与呵护孩子,也要实现“三态”变化。

固态呵护,可以稳固,切不可盲目禁锢。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给予必要的呵护与教导是很重要的,不过,凡事都应掌握一定的尺度。

生活中,不少家长热衷于禁锢式教育,他们认为孩子不教就不会。他们教孩子说话、教孩子走路、教孩子唱歌、教孩子画画、教孩子玩。他们喜欢跟在孩子身边,喋喋不休地说:要这样,不要那样。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把孩子禁锢得严严实实。很显然,在孩子完全丧失自主意识的呵护教育下,孩子的创新性思维培养只能流于空谈。成功的陪伴,应该是放手,给孩子探索、尝试、成长的机会。

液态呵护,可以随波,切不可逐流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,其思想意识往往存在很多波动性。明智的家长,面对孩子的波动,既不可强势纠正,更不可顺其自然放任逐流。正确的做法是:随着孩子思想情绪的波动,找到其波动点、波动源,进而采取相应的引导措施。昔日大禹治水,强调疏,家长教育孩子,亦应效之。

气态呵护,是呵护与陪伴的至高境界。要求家长真正放下架子,既是孩子的父母,更是孩子的朋友。更重要的是,虽然这种呵护看似无处不在,却又不刻意让孩子感觉到它的存在。一句话,气态呵护不仅讲究温度,更讲究气度,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风度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只要我们遵循“家长=朋友+老师”这样的模式进行陪伴,那么离气态呵护也就不远了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 一版编辑:赫巍利
 一版美编:冯漫图
 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大家V微语

枕边书

□格非

●读枕边书首先是愉快、平静的心境,就像李清照所说的那样,枕边读书,心闲尤好。这时,阅读是一种权利,一种生活中的乐趣。

●其次,我们白天的阅读,或多或少有明确的目的,有些书是你根本不想读的,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读。或者有些书实在无趣,但因为某项工作或义务,又无法绕过它。因此,枕边书也可以被定义为你在自由状态下,自愿选择的读物。

●它们当然也可以给你带来获取知识的欣慰,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功利性阅读的偏颇。

●最后,因为我的睡眠不太好,枕边书多少也有催眠作用。有点像是你愿意放在枕边,可以与它随意漫谈的伴侣。

文史杂谈

古体诗歌该怎么读

□岳海燕

当然,这种情况并不是普遍的,不同方言对字音的归类有时也不完全相同。因此,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情况:用甲方言读一首诗是押韵的,而用乙方言去读却不押韵了。由此产生了“共同标准”的诉求,即要求人们都按一个标准押韵,而不是按照任何一种方言的标准押韵。体现“共同标准”的,就是韵书。

韵书出现在魏晋时期,它首先按照声调标准将汉字归类;同一声调的字,再按韵母标准归类;同一韵母的字,又按声母标准归类。唐代以后,韵书成了人们写作格律诗赋的统一标准。这一标准是书面上的硬性规定,与社会口语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,后来更是渐行渐远了。今天,人们并不知道一个字在韵书中的实际音值,只知道在当时的读音分类情况。

今天人们用普通话读古体诗歌时,常会遇到韵脚字不押韵的情况。例如白居易《续古诗》:“威威复威威,送君远行役。行役非中原,海外黄沙碛。伶俜独居妾,迢递长征客。君望功名旧,妾忧生死隔。谁家无夫婿?何人不离拆?所恨薄命身,嫁迟别日迫。妾身有存歿,妾心无改易。生为闺中妇,死作山头石。”诗中的“役、碛、客、隔、拆、迫、易、石”是一组在韵书中都属于同一韵的字,但用普通话来读,便不押韵了。

有些人不甘于无法感受韵律的回环美,便采用了类推读音的做法。比如,“斜”在平水韵中归“下平六麻”,经常被用作韵脚。例如,刘禹锡《乌衣巷》: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杜牧《山行》: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这些诗都用“花”“家”与“斜”押韵,而“斜”在普通话中读“xié”,与“花”“家”韵母的音值不同。于是有人主张用“花”“家”的读音类推,将“斜”读为“xiá”,以求和谐。这一做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流行。

但是问题来了,这种类推的做法能不能贯彻到其他诗歌中呢?

例如,刘禹锡《台城》:“台城六代竞豪华,结绮临春事最奢。万户千门成野草,只缘一曲后庭花。”夏竦《延试》:“殿上衮衣明日月,砚中旗影动龙蛇。纵横礼乐三千字,独对丹墀日未斜。”遇到这种情况,可不可以将其中的“奢”和“蛇”都读为“shē”呢?再如,“下平六麻”韵中还有“车、邪、

遮、除、耶、嗟、蜗、爷、些”等字,如果它们出现在诗歌的韵脚上,是不是也要将韵母改读为“a”呢?

汉字古音的音值确实是个很麻烦的问题,各种拟测都只能聊备一说。前人用当时的语音读《诗经》,发现韵律不和谐,就提出“叶韵”一说,受到后来的研究者诟病。实际上,将“斜”类推而读为“xiá”,和“叶韵”几乎是一样的。如果这种“类推”被容许,古诗韵脚的读音可就要乱成一锅粥了。

明代陈第说:“时有古今,地有南北,字有更革,音有转移。”我们只能笼统推测诗歌韵脚读音在当时是和諧的。进一步深究的话,甚至在当时也未必和谐。因为中古以来人们按照韵书的规定押韵,并不照顾韵脚字在当时口语中的音值。笔者认为,在古体诗歌阅读中,知道这些韵脚字在韵书中是一个韵类,是具备韵律回环美的,这就够了;而不宜采取将“斜”读为“xiá”一样的做法。

到南北朝,文人开始注意并重视到,在行文中将字音的调节作为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。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:“一简之内,音韵尽殊。两句之中,轻重悉异。”其讲究已经十分细密了。这种对韵脚字以外文字的音律讲究,导致了律诗的产生。律诗的平仄模式,是古人在长期创作实践中获得的平仄最佳匹配状态,利用字音的平仄对立,营造了声律的起伏变化美感。

例如李白《望庐山瀑布》:“日照香炉生紫烟,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这首诗所用的平仄模式是“仄仄平平仄仄平,平平仄仄仄平平。平平仄仄平平仄,仄仄平平仄仄平”。其中“生”在第五个字的位置,可平可仄,其余字音都符合模板规定。这里的“看”读平声“kān”,才符合模板的规定,如传达声律效果。“看”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是多音字,读“kàn”时,指“使视线接触人或物”;读“kān”时,意为“守护照料”。因而,人们根据意义容易将“遥看瀑布挂前川”的“看”读成去声“kàn”。

此外,像“过、思、听、忘、望、叹、论、醒、凭”等,在古体诗歌中都有平仄两读的情形,出现频率很高,应该引起注意,随时辨析。

古体诗歌有一套知识系统,教和学都应该尊重它,遇到有关问题,应当予以足够的说明,使循序渐进的知识积累保持一贯性。

说起行,我的故乡顶有特色了。我们的“行”其实就是行船。我的故乡兴化在江苏的中部,所谓里下河地区。它的西边是著名的大运河。因为海拔只有负一米的缘故,一旦大运河决堤,我的故乡在一夜之间便会成为汪洋。这样的事曾多次发生。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严重影响了兴化人的文化基因,兴化人不太相信这个世界,他们更相信的,是自己。兴化人对教育有一种恋爱般的情感——柔软、绵长、坚毅,这一点和犹太人很像——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,撒撒、强盗和洪水都带不走它。

洪水一次又一次的冲刷让兴化的地貌变得很有特色,兴化成了一个水网地区。河流就是我们的路,水也是我们的路。兴化人向来是用手走路的——两只脚站在船尾,用篙子撑,用双桨划,用大橹摇。运气好的时候,就是顺风的时候,你就可以扯起风帆了。

风帆意味着好运气——你赶上顺风了。也许因为我是兴化人的缘故,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,我对“运气”就有了非常科学的认识:有顺风的人就必然有逆风的人,有顺风的时候就必然有逆风的时候。在一条河里,好运的人和倒霉的人相加,最终是零;在人的这一生里,好运的时候和倒霉的时候相加,最终依然是零。零是伟大的,恒久的。零的意义不是意味着没有,相反,它意味着公平。这是天道,一切都要归零的。

不会撑船的人都有一个习惯——一上来就发力。这是人在学习的时候常犯的错误:努力。老师常常告诫我们,要努力!可努力有时候是愚蠢的。以我撑船的经验来看,在学习的过程中,尤其是初期,“感受”比“努力”要重要得多。过分的“努力”会阻塞你的“感受”。就说撑船吧,在掌握正确的方法之前,“努力”的结果是什么呢?船在原地打圈,你在原地大喘气。好的学习方法是控制力气,轻轻地,把全身的感受力都调动起来。在人与物合一的感觉出现之后,再全力以赴。

我来讲一个撑船的故事吧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我曾经把一条装满稻谷的水泥船从很远的地方撑回打谷场。以我那时的身高和体重来说,那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太高、太大、太重了,划动它是我力所不及的。可事实上,我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做到了。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?水泥船在离岸的时候被大人们推了一把,笨重的船体就开始在水面上滑行了,这是极其重要的。巨大的东西往往具有巨大的惯性。这就是泰坦尼克号在关闭引擎之后还会撞上冰山的缘故。事实上,在巨大的惯性之下,只要加上那么一点儿的力量,它前行的姿态就保持住了。问题是,你不能停,一停下来就再也无能为力了。

我经常告诉我的儿子,无论多大的事情,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过你的能力,你也不要惧怕它。“不可能”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。在它启动之后,一定会产生顽固的、巨大无比的惯性,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。只要你不休息,“不可能”就会成为“可能”,并最终成为奇迹。

农业文明的特征其实就是植物枯萎的进程,一个字——慢。每个周期都是一年,无论怎样激情澎湃,也无论你怎样“大干快上”,它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一年。在农业文明面前,时间不是金钱,效益也不是生命。为了呼应这种慢,农业文明的当事人——农民,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耐心。

农民的“行”也是需要耐心的。这就牵扯到农业文明的另一个特征,它和身体捆绑在一起。工业文明兴起之后,文明与身体脱离开来,所以,工业文明又被叫作“解放身体”的文明。而农业文明不同,它是“身体力行”的——还是回到撑船上来吧,既然是身体力行的,你在使用身体的时候就不能超越身体。这一点和竞技体育有点儿相似,它存在一个“体力分配”的问题。

在我刚刚学会撑船的时候,急,恨不得一下子就抵达目的地。它的后果是,五分钟的热情之后我就难以为继了。一位年长的农民告诉我:“一下一下地。”是的,对农业文明来说,五分钟的热情可以忽略不计。

“一下一下地”,这句话像河边的茭草一样普通,但是,我不会因为它像茭草一样普通就怀疑它包含的真理。“一下一下地”这五个字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、无边的耐心、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。

有时候,我们要在水面上“行”一天的路,换句话说,撑一天的船。如果你失去了耐心,做不到“一下一下地”,那么你的处境就会像一首儿歌所唱的那样——小船儿随风飘荡。那可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场景,而是狼狽的,凄凉的。这种事在我的身上发生过。

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。水从来都不着急,它们手拉着手,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。

水上行路

□毕飞宇



伟大的,恒久的。零的意义不是意味着没有,相反,它意味着公平。这是天道,一切都要归零的。

不会撑船的人都有一个习惯——一上来就发力。这是人在学习的时候常犯的错误:努力。老师常常告诫我们,要努力!可努力有时候是愚蠢的。以我撑船的经验来看,在学习的过程中,尤其是初期,“感受”比“努力”要重要得多。过分的“努力”会阻塞你的“感受”。就说撑船吧,在掌握正确的方法之前,“努力”的结果是什么呢?船在原地打圈,你在原地大喘气。好的学习方法是控制力气,轻轻地,把全身的感受力都调动起来。在人与物合一的感觉出现之后,再全力以赴。

我来讲一个撑船的故事吧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我曾经把一条装满稻谷的水泥船从很远的地方撑回打谷场。以我那时的身高和体重来说,那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太高、太大、太重了,划动它是我力所不及的。可事实上,我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做到了。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?水泥船在离岸的时候被大人们推了一把,笨重的船体就开始在水面上滑行了,这是极其重要的。巨大的东西往往具有巨大的惯性。这就是泰坦尼克号在关闭引擎之后还会撞上冰山的缘故。事实上,在巨大的惯性之下,只要加上那么一点儿的力量,它前行的姿态就保持住了。问题是,你不能停,一停下来就再也无能为力了。

我经常告诉我的儿子,无论多大的事情,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过你的能力,你也不要惧怕它。“不可能”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。在它启动之后,一定会产生顽固的、巨大无比的惯性,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。只要你不休息,“不可能”就会成为“可能”,并最终成为奇迹。

农业文明的特征其实就是植物枯萎的进程,一个字——慢。每个周期都是一年,无论怎样激情澎湃,也无论你怎样“大干快上”,它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一年。在农业文明面前,时间不是金钱,效益也不是生命。为了呼应这种慢,农业文明的当事人——农民,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耐心。

农民的“行”也是需要耐心的。这就牵扯到农业文明的另一个特征,它和身体捆绑在一起。工业文明兴起之后,文明与身体脱离开来,所以,工业文明又被叫作“解放身体”的文明。而农业文明不同,它是“身体力行”的——还是回到撑船上来吧,既然是身体力行的,你在使用身体的时候就不能超越身体。这一点和竞技体育有点儿相似,它存在一个“体力分配”的问题。

在我刚刚学会撑船的时候,急,恨不得一下子就抵达目的地。它的后果是,五分钟的热情之后我就难以为继了。一位年长的农民告诉我:“一下一下地。”是的,对农业文明来说,五分钟的热情可以忽略不计。

“一下一下地”,这句话像河边的茭草一样普通,但是,我不会因为它像茭草一样普通就怀疑它包含的真理。“一下一下地”这五个字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、无边的耐心、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。

有时候,我们要在水面上“行”一天的路,换句话说,撑一天的船。如果你失去了耐心,做不到“一下一下地”,那么你的处境就会像一首儿歌所唱的那样——小船儿随风飘荡。那可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场景,而是狼狽的,凄凉的。这种事在我的身上发生过。

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。水从来都不着急,它们手拉着手,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。